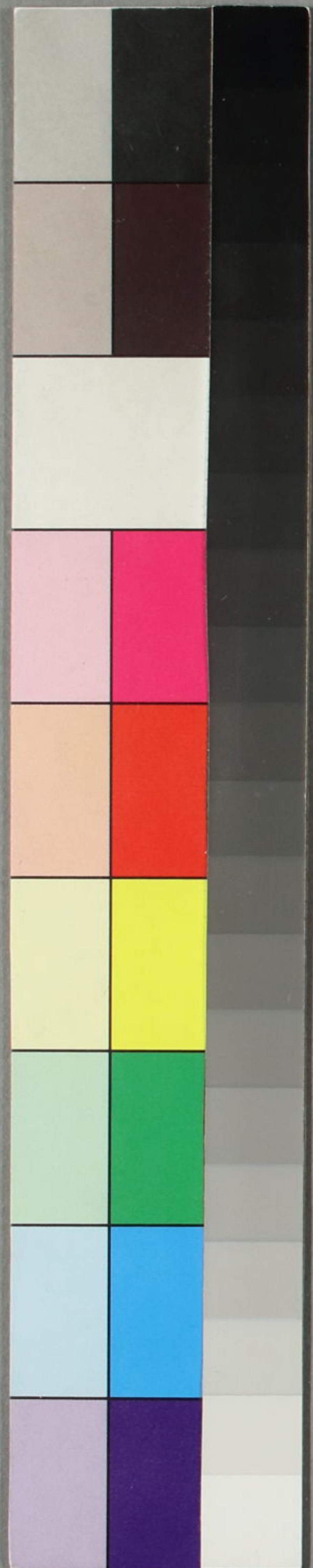


孔子改制考

□ 13

2921

6



13
2921
6

孔子改制考卷十八

儒墨最盛並稱考

孔子一統之後如漢高明太囊括四海悉主悉臣人不知孔子為
創教諸子之一人更不知與孔子同時爭教之巨子然在戰國時
國既諸雄並立而秦楚為強教亦諸子並爭而儒墨最盛其時傳
教各視其力各竭其才而儒墨二字充滿天下實中分天下孟子
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又謂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又謂逃
墨必歸楊逃楊必歸儒老楊之學似若為吳蜀之鼎立然墨學濡
首救人又多才藝人多歸之當戰國末遂與儒並對立若南北朝
於時老楊之學僅如蕭簪一線之傳不足比於大國矣夫原儒墨
所以最盛者豈不以行仁兼愛哉人道莫不賴於仁固非為我之
私所可比矣然墨道節用非樂薄父子之恩失生人之性其道枯

南海康有為廣廈撰

稿太彀離天下之心天下弗堪咸歸孔子豈非聖人之道得中和
哉墨學微而老學以爲我之私陰行漢世至今不廢則陰道隱緣
之故然漢人尙以墨翟與孔子並稱項羽雖敗漢人獨立本紀豈
非兼愛尙同之遺烈耶凡教之光大於世者未有不出於仁愛諒
哉今考儒墨大盛之條及秦漢人以儒墨對舉者附焉

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

呂氏春秋有度

孔墨以仁立教其弟子徒屬充滿天下殆有由也故諸子竝出孔
墨獨盛而墨卒敗大道之行豈苟然哉儒於戰國雖未一統而半
分天下矣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
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
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
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

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
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
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
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
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
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愛也墨者之葬也
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
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
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
墨而上兼禮之韓非子顯學

韓非與李斯同事始皇去漢不遠爲諸子之殿於時猶孔墨並稱
顯學蓋宗派散布徒屬滿天下然孔學有八家墨學僅三比之南
宋朱子學徒勝於陸子而朱學遂行至於延祐遂立科舉孔子入

漢六經立於學宮甲科射策事正相同鑒後可以推前孔子大道之行亦可考其端緒矣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

韓非子五蠹

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磬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

韓非子顯學

上稱儒墨此稱儒俠俠即墨也孔墨則舉姓儒俠則舉教名其實

一也太史公云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有儒林傳復有游俠傳

時墨者尚盛故二傳並錄亦對舉儒墨也淮南子喜武非俠也喜

文非儒也亦然太史公雖有儒墨擯俠不載之說疑俠為墨之別

派乎

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自此觀之

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

呂氏春秋不侵

孔墨徒屬充滿天下不可數計故萬乘之主莫能與之爭以國主

不能與爭其盛大流行可想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

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此二士者無爵位以

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

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

學焉無時乏絕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

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繫

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

當也

呂氏春秋當染

當時孔墨二家徒屬彌滿天下故韓非以二家為顯學王公大人

愛子弟皆從之學蓋呂氏時兩教之人中分天下矣時孔子雖未

一統有墨梗之亦已得半傳教亦極速哉墨子後孔子數十年而

徒屬半天下則尤速矣真儒教之勁敵也蓋墨子悍甚故傳極速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遺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

列子黃帝

天下丈夫女子皆知孔墨皆延頸舉踵而思安利孔墨所謂天下歸往謂之王故曰無地而為君也孔墨當時大行於天下下逮於

婦孺殊方絕域莫不景從非其徒屬盛傳之故哉

惠盎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聲速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而無為仁義者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惠盎對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無地為君無官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

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呂氏春秋順說

丈夫女子皆願安利孔墨則當時服教者無所不徧矣近世自諸生外不得入廟謁孔子况女子乎甚非古義也

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

淮南子道應訓

此與列子黃帝篇呂氏春秋順說篇引惠盎之說同孔墨之教盛傳具見左證

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

荀子禮論

荀子為孔門後學傳經大儒其書攻墨子之教直過於孟子而猶以儒墨對舉則當時墨學與儒分道揚鑣可知矣

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故日夜

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為也蓋聞孔丘墨

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

呂氏春秋博志

戰國以還稱博聞勤學者必以孔墨為稱首而諸子不與焉其並名如此蓋孔子墨子皆以學問制度勝人諸子多空虛非其比也雖宜於時者墨不如孔而荀勝孟朱勝陸後人皆荀孟並稱朱陸對舉正與此同觀後以知前最足勝據者矣

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

韓非子五蠹

儒墨並稱而謂之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可知儒墨所以大行者惟稱先王則於古有徵惟兼愛則生民共慕此所以萬流向風而諸子不能比之也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恠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為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

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莊子盜跖

當時開口輒稱孔墨人人敬服自謂不如其所以入人心者至矣

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莊子天運

昔者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

海內矣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伯欲繼湯武而不

能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孔墨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

榮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呂氏春秋務大

以孔墨繼舜禹湯武蓋以孔墨皆為天子之事所謂行大道於世

也

禹之裸國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彌子

瑕見釐夫人因也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呂氏春秋貴因

孔子道彌子瑕事雖謬然當時人論事說理或單舉孔墨或以孔

墨與三代聖王同舉其尊之如此

孔丘墨翟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

而為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為儒墨矣淮南子術訓

子主

以此言之不獨詩書禮樂為三代舊名易春秋亦然坤乾之義不

修春秋固墨子所同者也惟刪定不同耳

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

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

致也淮南子泰族訓

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淮南子俶真訓

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同上

右儒墨最盛

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莊子在脊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鑿也而況今之人乎莊子北遊

莊子曰然則儒墨楊朱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莊子徐無鬼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莊子齊物

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

莊子在宥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莊子盜跖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尸子廣澤

夫禍之始也猶燔火葉足也易止也及其措於大事雖孔子墨翟之

賢弗能救也尸子貴言

於時稱聖智者人人皆知有孔子墨子故論事輒舉以喻理焉

孔子貴仁墨子貴兼呂氏春秋不二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韓非子八說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新書過秦

為儒而踞里閭為墨而朝吹竽淮南子說山訓

喜武非俠也喜文非儒也同上

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眾矣故美人者非

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之物故作書以

喻意以為知者也淮南子修務訓

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

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總鄒魯之儒

墨通先聖之遺教淮南子汜論訓

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同上

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淮南子主術訓

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同上

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為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

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淮南子齊俗論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之道鹽鐵論論鄒

儒墨內貪外矜往來游說栖栖然亦未為得也

鹽鐵論毀學

儒墨大盛故外人毀之

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間講議集論

鹽鐵論晁錯

江淮大盛則中原可想雖淮南王招致之故亦可見儒墨之推行

矣

陳王赫然奮爪牙為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為無王

久矣道擁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於茲而秦後重禁之故發憤於陳

王也

鹽鐵論褒賢

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之辯而

不能自免

新序雜事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

論衡案書

王仲任後漢時尚知儒墨之宗派而對舉之

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

論衡齊世

上自孔墨之黨下至孟荀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

論衡對作

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

論衡自紀

孔墨弟子固多寒士當時貴人自少從之必俟學者乃能相以成

學也

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子墨翟不能自免顏回

曾參不能全身也

論衡累害

王仲任能知墨翟之短謬且生在東漢宗尚孔子可謂至矣而開

口猶孔墨並引蓋風俗所沿順口輒及猶今鄉曲稱考試猶言七

篇論職官猶言五府沿明之遺說故也

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

論衡薄葬

是以孔子栖栖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還與黃老同操非賢

也

論衡定賢

墨家之論以為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為人死有命

論衡命義

故盜泉朝歌孔墨不由惡其名也順其心也申鑿俗嫌

出右儒墨並稱

今墨家非難魯宋非墨

魯論解官讀言正故亦即之數結效也

口說非徒並用蓋風俗所賦口神又斷令眼由尋承若斷言也

王心非難非墨事之致結且至亦東新泉尚其平可斷至矣而

曾參不誦全良也

夫未與也長所三異口眼水良家三書批其平墨書不誦自食

學也

其墨與子固參士

門人南海康同勳 番禺羅潤楠初校

門人東莞葉衍華 番禺王覺任覆校

孔子改制考卷十八終

門人東莞張伯楨再校

南海康有為廣廈撰

魯人從儒通論

孔子負聖人之譽中外皆稱之

魯人盡服孔子之教

魯尊敬孔子子孫弟子後學

魯儒生戰國秦漢時尤盛

萬里東走碣石渡海而起泰岱青青未了聖神崛起與雲滄雨濔其
居不遠其時甚近舉國而為儒雖戎馬生郊而絃歌不絕豈非聖
人之大化哉

史記游俠列傳

魯人皆以儒教淮南子

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齊俗訓

右魯人從儒通論論語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罕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
又多能也同上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

列子

仲尼
右孔子負聖人之譽吳太宰魯叔孫陳大夫所言中外皆稱之

如此

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

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買必蚤正以待之者也居於闕黨闕黨之

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荀子

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曰麤裘而鞞投之無戾鞞而麤裘投之

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

呂氏春秋樂成

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賈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斑白不負戴

非法之所能致也淮南子

非族訓
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

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

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公羊定公十二年解詁

魯有沈猶氏者且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

侈驕佚魯氏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

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買布正以待之者也既為司寇季孟墮邱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

新序雜事一

右孔子為吏自行其道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於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舉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

左傳哀公二十一年

當時稱孔子書為儒書如今日稱佛書道藏以教名之魯人皆從儒教自尊故齊人憂之儒書之盛於當時雖偽左亦傳其說也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

禮記檀弓

孔子生時制魯人已從其教行三年之喪

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邱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

墨子佚子

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期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期問焉曰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期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間行若有嚴刑於

旁敢問宓子何以及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

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

呂氏春秋具備

王制禽獸魚鼈不中殺不鬻於市淮南子主術訓言先生之法魚

不長尺不得取王制者孔子之制也先王之法者孔子之法也宓

子賤治亶父漁者不取小魚其殆能行孔子之道也歟

淮南子道應訓

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

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

冢而冢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

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

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

史記孔子世家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

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

莊子田子方

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

史記孔子世家

右魯人盡服孔子之教事效至先蓋道必行於鄉教必起於近

佛教先行於迦維釋族摩西先行於迦南猶太摩訶末先行於

麥加皆自然之理也

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孟子公孫丑

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

孟子萬章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

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同

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

孟子告子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

史記循吏列傳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

韓非子外儲說左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

孟子告子

右魯能尊敬孔子之子孫弟子後學加崇異禮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廼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

列子周穆王

此雖列子自述其學而魯多儒生儒生多術天下求學術者必於

魯儒亦可見矣

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

列子說符

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

史論儒林列傳

齊魯學者不廢則儒術自絀於上而自行於下若元世之學者矣豈不盛乎

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

博士史記儒林列傳

歸陳涉者有諸儒則魯儒甚盛矣此皆讀秦焚以前之書者足見先秦儒術之盛也

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

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

史記儒林列傳

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而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

同上

圍城之際猶誦習絃歌不輟况干戈大定後哉孔子之教入人深矣謂之諸儒可見坑焚無恙孔教大行

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

史記太史公自序

齊魯先行孔子之教至史公少年當益盛鄉射之禮尤盛行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

史記貨殖列傳

太史公稱鄒魯好儒備禮蓋鄒魯於時儒教極盛矣

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

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

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

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

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

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

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

而後可與也吾不忍為公所為不令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

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

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縣叢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

即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廼令羣臣習肄

史記叔孫通傳

此三十餘人為叔孫所請徵定禮樂必皆耆儒英博為叔孫聞名

敬服者若其未徵之儒多如牛毛殆不可計可知

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

史記

萬石君
列傳

以齊魯為名齊魯之多儒高行可知

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廷舒六藝之諷
論太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
論雜

顧亭林謂後漢風俗氣節之美由光武明章表章之功豈知昭宣
之時諸生能與御史大夫抗辨百折不撓守死善道故知孔子之
澤鄒魯之風長矣

右魯之儒生戰國秦漢時尤盛

門人南海康同勳 番禺羅潤楠初校

門人東莞葉衍華 番禺王覺任覆校

孔子改制考卷十九終

門人東莞張伯楨再校

孔子改制考卷二十

南海康有為廣廈撰

儒教徧傳天下戰國秦漢時尤盛考

孔子弟子後學徧傳儒教於天下

天下皆尊慕孔子服從儒教

儒教盛行於戰國

儒教盛行於秦

儒教盛行於漢初

七雄爭劉項戰如獠狗二蛇之鬪何關理道哉古有鬥馬鬥雞鬥
人俗大秦有鬥牛一鬪之市若狂迷於旌旗金鼓津津樂道之以
為是時也儒術絀焉夷考其時服儒衣冠傳教者充塞天下彌滿
天下得游行教導於天下不知祿爵不擇人主惟以行教為事所
至強聒其君相誘導其士民立博士開黌舍雖經焚阮不悔此儒

教所由光被哉後生受其成不知前哲傳教之苦僅以閉戶潔身
爲事其嗤孔子爲佞也固宜其不肖者困於祿位知有國而不知
有教欲不微也得乎竊用恐懼著春秋戰國秦漢時孔子弟子後
學傳教之故著於篇俾後儒知所法焉

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

呂氏春秋有度

孔子弟子徒屬充滿天下則多有無量數可知此爲孔子身後教
大行之鐵証惟墨子與分立未能一統耳

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

淮南子
俶真訓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
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
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
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
於戰國儒術旣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

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

史記儒
林傳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
子以爲材薄旣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
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子去就名施乎諸侯

史記仲尼
弟子列傳

世之顯學儒墨也

韓非子
顯學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
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

儒分爲八

並同上

右孔子弟子後學編傳儒教於天下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

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此二士者

高誘注二
士指孔子

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

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之絕呂氏春秋當染

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同

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

大駟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

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

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

人從而禮之呂氏春秋尊師

論語稱有教無類鄙家盜駟皆為大賢亦可見聖門甚大無所容

心至斯受耳

孔丘墨翟無地為君無官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

安利之呂氏春秋順說

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

而願安利之列子黃帝

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淮南子道應訓

仲尼無置錫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箸之言語濟之日不隱

乎天下名垂乎後世荀子王霸

孔丘墨翟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

而為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為儒墨矣淮南子

子主術訓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

子蓋慎諸禮記檀弓

良右天子皆尊慕孔子服從儒教五十七之學當辨曰大行矣

王登為中牟令止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

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

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且而未之目耶襄主曰

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
王登一日而見之中大夫子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賣宅圃而
隨文學者之半韓非子外儲說左

身修學博是儒者之學也觀此知孔子之學當時已大行矣

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史記仲尼弟子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

學不能禮往教則不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

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韓詩外傳

卷三魯繆公之時公儀為相子思子原為之卿鹽鐵論相刺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史記循吏

而觀此可見魯有博士孟子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相即是其人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與之

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

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

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君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

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

三日請罪新序雜事第四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

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

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

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

王功成豈特霸哉同上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其僕曰君何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

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以已易寡人

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

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
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
之隆居無幾何秦與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
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案兵而輟
不攻新序雜事第五

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說苑臣術

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說苑善說

莊周爲田子方弟子則亦儒者也子夏田子方吳子皆爲文侯所

師友乃於莊周復發粟百鍾送之其尊儒亦至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

也予私淑之人也孟子離婁

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

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子荀子列傳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
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
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
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
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
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
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
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
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至鄒問孟
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
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土有好事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
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

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孟子大悅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
 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
 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矣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
 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
 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
 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
 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
 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
 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

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
 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
 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
 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
 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
 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
 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
 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
 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若夫潤澤之則
 在君與子矣孟子滕文

孔子之道仁而已矣仁始於父母故孝弟為仁之本仁極於天下
 故井田為仁之極國君首從孔子之道者魏文侯為先滕文公次

之二君誠賢主哉後世得行孔子之道一君有功焉宜配享孔廟者也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

先也孟子滕文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孟子盡心

當時七十子後學傳道甚盛楊墨之徒多有逃而來歸者

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

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鹽鐵論論儒

孟子荀卿儒術之士戰國策劉向序

牛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盜求其橐中之載

則與之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盜相謂曰

此天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愬我於萬乘之主萬乘之主必

以國誅我我必不生不若相與追而殺之以滅其迹呂氏春秋必已

當時學儒者超曠如此雖盜亦畏其賢宜其教之盛也

牛缺為上地大儒下之邯鄲則趙人從儒教而有盛名者且當時

惟荀卿得稱大儒然則牛缺之成就可想否亦陳良之儔也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臯勝

者必殺臯殺臯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

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

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

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

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韓非子外儲說

當時戰國之儒教盛行天下以儒者為一異教異人戒律甚嚴故

有此問匡倩所答或有為而言或是時儒教持戒更嚴如宋儒之

嚴謹故能變動天下歟

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

不顧毀譽戰國策秦

吳起為曾子弟子雖有失行而曾聞儒者之道故其行可取如是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讀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戰國策齊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同上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羣臣大夫告曰有智為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說苑尊賢

漢書賈山之祖為魏文侯博士史記循吏傳公儀休者魯之士也漢書伏勝傳伏生故為秦博士則孔子之道已行於魏魯秦之國矣此云博士淳于髡齊亦立博士而尊孔子矣故商君以王道說孝公不用即以疆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以儒術

于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

鹽鐵論策議論儒

商君鄒衍固儒家後學也但稍曲學阿世耳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

呂氏春秋開春論

魏有老儒而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為其不善君也故為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有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為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閒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韓非子內儲

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孔叢

子獨治

賈山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漢書賈山傳

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史記呂不韋傳

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

馮齊人或譏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

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史記孟荀列傳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鄘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

下賢人也君籍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

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

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

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

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戰國策楚

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史記龜策列傳

山是言之楚亦立博士矣

右儒教盛行于戰國

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

先王之道也韓非子顯學

儒服帶劍者眾而耕戰之士寡韓非子問辨

觀此可知儒教大行于秦故謂之眾

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鹽鐵論毀學

斯知六藝之歸史記李斯列傳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

是將為之博士七十人未對說苑至公

案秦以武力得天下然能立博士以尊孔子之經且多至七十人

孔子之學亦盛矣

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

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命為詔天子自稱曰朕史記秦始
皇本紀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史記

李斯
列傳

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

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

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史記秦始
皇本紀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議刻石頌秦德

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同上

諸儒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史記封
禪書

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

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菹稭言其易遵

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黜儒生諸儒既黜不得與封禪

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即譏之同上

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

當除去而善神可致史記秦始
皇本紀

使博士為僂真人詩

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始皇

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

甚眾欲以興太平

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

問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

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

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並同

或疑博士僅掌通古今豈知其皆誦法孔子乎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史記劉敬
叔孫通傳

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
並同
廼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
漢書張蒼列傳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厯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士也秦滅魏求耳魚懼走會陳勝吳廣起兵於陳欲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修其祖業不為時變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束帛以車三乘聘焉耳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子賢欲諮良謀虛意相望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為太師諮

度焉孔叢子

夏嘗學禮淮陽漢書張陳王周傳

陳餘大梁人好儒術漢書陳餘列傳

伏生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漢書伏勝傳

右儒教盛於秦

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史記孔子世家

當時孔子未一統高祖以其為一方教主故尊祀之曰神廟來歸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竝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廼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廼羸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

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上析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陸賈隨何酈生今人以為開國辨士者而皆儒也蓋自戰國來儒生以辯定天下故四科以言語次德行儒生無操干戈之功者聞俎豆而未習軍旅蓋教之宗旨疾火攻疾滅國疾取邑故不言兵學後世儒生爭言兵學失教旨矣

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上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偃牀使

兩女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據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漢高以儒不言兵且迂腐故不好猶方有事之際有僧來見自未暇見之當時見儒別一衣冠別一道術有類此

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

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史記

劉敬叔孫通列傳短衣楚製可知自楚以來至漢高皆用短衣如今泰西君相俱短衣惟神父牧師皆衣長衣故當時惟儒服乃長衣也

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皇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顧微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史記叔孫通傳

廼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同

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師古曰縉紳儒者之服也並成大業

漢書酈陸朱劉叔孫傳

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徒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等也史記

劉敬叔孫通傳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漢書楚元王傳

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

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不啻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

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二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並同上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漢書文三王傳

而蒼廼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漢書張蒼列傳

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漢書曹參傳

曹參相齊時諸儒百數言治則知秦漢之際儒生固多矣

賈生名誼洛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至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史記屈賈列傳

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

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列爲九卿並同上

吳公爲李斯弟子卽荀卿再傳賈誼實荀卿後學也

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史記日者列傳

魯人公孫臣諱陳終始傳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爲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爲其言非是請罷之十五年黃龍見成紀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爲博士申明土德事史記孝文本紀

公孫臣請改正朔服色制度蓋用春秋改制五德終始亦是儒家
三統義不得以鄒衍黜之

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儒之極者為聖儒荀子所稱于禮旁皇周洽之聖人也即聖儒也

蓋儒教中之極品名號創教者不能名之只能謂之神人矣

賈山頰川人也祖父祛故魏時博士弟子也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

記不能為醇儒漢書賈山列傳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史記太史公自序

天官名義與七緯合亦孔學也

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

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史記

袁盎鼂錯列傳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

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史記五宗世家

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嬰蚡俱好儒術漢書田蚡傳

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淮南子修務訓

右儒教盛行於漢初

門人南海康同勲 番禺羅潤楠初校

門人東莞葉衍華 番禺王覺任覆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再校

孔子改制考卷二十終

漢武帝後儒教一統考
 漢武帝罷黜百家專崇儒教
 漢武帝特尊孔子加崇異禮
 漢武後崇尚儒術盛行孔子學校之制
 漢武後崇尚儒術盛行孔子選舉之制
 兩漢帝者及諸侯王皆受經通儒術
 兩漢帝者屢詔諸儒評定五經以一學術
 兩漢廷議多召儒生
 兩漢學人皆從儒教
 兩漢郡吏皆以儒術化民
 孔子之道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本末精粗六通四闢無乎不在

孔子改制考卷二十一

漢武帝後儒教一統考

漢武帝罷黜百家專崇儒教

漢武後特尊孔子加崇異禮

漢武後崇尚儒術盛行孔子學校之制

漢武後崇尚儒術盛行孔子選舉之制

兩漢帝者及諸侯王皆受經通儒術

兩漢帝者屢詔諸儒評定五經以一學術

兩漢廷議多召儒生

兩漢學人皆從儒教

兩漢郡吏皆以儒術化民

孔子之道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本末精粗六通四闢無乎不在

諸子奮其螳斧自取滅亡自獲麟至元狩三百年削莠剷亂芟墨
夷老天下歸往大道統一非特郡國立學乃至裔夷遣子章繇徧
於外域六經揭於日月春秋繼周範圍百世盛矣哉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
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
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
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漢書董仲舒傳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降儒矣及仲舒對册推明孔氏抑
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同上

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購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
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
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漢書武帝本紀

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卽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

模範前聖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義四加所征者
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惟漢家爲最盛焉故顯爲世宗
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

新論
識通

孔子制度至孝武乃謂大行乃謂一統佛法之阿育大天王也自此
至今皆專用孔子

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
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
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
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
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
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
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
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

鄉風矣史記儒林列傳

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後漢黨錮傳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于餘人

漢書儒林傳

其古無學校選舉三桓七穆只有世卿雖顏冉龍翰鳳雛會閔蘭薰

雪白不登孝廉豈有甲乙自孔子譏世卿立科舉田野之秀乃有

登進春秋雖改制而未行至漢武乃始創行之迄今二千年雖少

有更變大端仍自漢武始漢武之功亦大矣

右漢武帝罷黜百家尊崇儒教

建武五年冬十月還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後漢光武帝紀

建武十四年四月辛巳封孔子後志為褒成侯同

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

諸王說經後漢明帝紀

明帝最尊孔子為帝王詣闕里之始

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

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

後漢儒林傳

後漢時六代之樂猶存大合孔子之樂親謁闕里自此始

延光三年戊辰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屬婦

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後漢安帝紀

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後漢蔡邕傳

備博士廣太學而祀孔子焉禮也申鑒時事

在漢武後特尊孔子加崇異禮

綏和五年又上寶曆十六劉向以為美化所降用立辟雍而士多仁

孝女性貞華陽國志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

漢書王莽傳

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漢書儒林傳

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及學官郡國曰學縣道曰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庠序置孝經師一人

漢書孝平皇帝紀

及王莽為宰衡欲耀眾庶遂興辟雍因以篡位海內畔之世祖受命

政教清明廼營立明堂辟雍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于

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

漢書禮樂志

建武五年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

後漢儒林列傳

建武五年廼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

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以為榮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于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

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于邦域矣若廼經生所處不

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者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

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

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

廡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說儒執經問難於前

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

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並同上

三雍為明堂太學靈臺王莽行之不成光武三十年營之至明帝始行為行孔子三雍之制之始冠通天冠也衣日月袞也明帝從孔子衣服之制直至明世猶用之今蟒袍朝服尚有藻火粉米亦袞之餘也養老亦孔子之制明帝袒割養老饗射徧舉執經自講圖橋億萬孔學之行古今為最盛矣

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竝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嬰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後漢

樊宏傳

永平九年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後漢明帝紀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温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

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後榮入會庭中詔賜竒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後漢桓榮傳

建初三年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後漢章帝紀

元和二年賜博士員弟子見在太學者布人三匹令郡國上明經者

後漢章帝紀

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

初酺之為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

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

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為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

後漢崔

毀太學大尉趙熹以為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立傳至今

時郡學久廢德廼修起橫舍備俎豆徹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

後漢鮑永傳

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

永元十二年壬子賜博士員弟子在太學者布人三匹

後漢和帝紀

永元十四年三月戊辰臨辟雍饗射大赦天下

同上

延光三年壬戌車駕還京師幸太學

後漢安帝紀

永建六年秋九月辛巳繕起大學

後漢順帝紀

同上

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者儒年六十以上為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

後漢左雄列傳

順帝感崔酺之言廼更修齋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

室

後漢書儒林列傳

熹平四年靈帝廼詔諸儒正定五經刊于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

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後漢儒林傳

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

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

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

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

後漢蔡邕傳

今欲考孔子正字當以邕石經為定邕所書有公羊歐陽尚書蓋

今學正宗也

光和五年十二月還幸太學後漢靈帝紀

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衡程材

春秋漢之經漢家善政皆出其中蓋漢人政事皆法孔經非同後世僅資考據也

右漢武後崇尚儒術盛行孔子學校之制

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

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

多文學之士矣史記儒林列傳

以孔子之學立學官選舉自此始遂至於今漢書儒林列傳

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

為博士史記平津侯列傳

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漢書儒林列傳

上方鄉文學招俊又以廣儒墨並同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

俱史記滑稽傳

上召視諸儒漢書董仲舒傳

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上並同

公孫弘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

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漢書公孫弘傳

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病免為丞相掾博士缺前漢書儒林傳

建元元年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漢書武帝紀

五年置五經博士漢書儒林列傳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漢書儒林列傳

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閱焉故詳

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

為天下先太常其議子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丞相弘

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並同

始元五年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

之事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

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漢書孝昭皇帝紀

孝宣承統纂脩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

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史記平津侯列傳

夏四月庚午地震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漢書孝宣皇帝紀

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
逮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元康元年秋八月詔曰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
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

中二千石各一人並同上是時宣帝循武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漢書劉向傳

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漢書元

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紀

其令內郡國舉茂材異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建昭四年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

孤獨乏困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相將九卿其帥意無怠使朕
獲觀教化之流焉並同上

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辟韋匡迭為宰相漢書

孝元帝紀贊

建始二年二月詔三輔內郡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漢書孝成皇帝紀

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

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
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温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

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帝王之道日以陵夷意廼招賢選士之路鬱滯而不通與將舉者未
得其人也其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匡朕之不逮

元延元年詔曰廼者日蝕星隕謫見于天大異重仍在位默然罕有
忠言今孛星見于東井朕甚懼焉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其各悉心惟

思變意明以經對無有所諱與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並同上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絜行者聞徵為博士漢書貢禹傳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治易事張禹舉為博士漢書彭宣傳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虞人也少時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漢書王吉傳

賢為人質朴少欲質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

徵為博士漢書章賢傳

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為諫大夫同上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漢書疏廣傳

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漢書禮樂志

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漢書儒林傳

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為郎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

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眾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選議郎前漢書翟方進傳

丞少為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為太常丞漢書谷丞傳

師丹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為郎元帝末為博士漢書師丹傳

袁安祖父良習孟氏易平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後漢袁安傳

兒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漢書兒寬傳

魏相徙平陵少學易為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為茂陵令漢書魏相傳

眭弘少時好俠鬪雞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為議郎

前漢書 眭弘傳

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又從

漢書夏 侯勝傳

歐陽氏問為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徵為博士

京房傳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贛貧賤

以好學得幸梁王

前漢書 京房傳

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

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

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

漢書蕭 望之傳

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

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調補

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

前漢書 匡衡傳

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者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科為郎

前漢書 馬宮傳

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

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

前漢書 張禹傳

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

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

漢書循吏 傳龔遂

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立成匡衡張禹翟方進

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

漢書匡張 孔馬傳贊

建武六年勅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後漢光 武帝紀

建武七年夏四月壬午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

覽試焉

同 上

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

後漢

伏湛

傳後以儒術舉為侍郎給事黃門後漢卓茂傳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顯徵試博士後漢蔡茂傳

永平十年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簾和之以娛嘉賓

還幸南頓勞饗三老官屬後漢明帝紀

校官奏樂帝御塤簾極行孔子之禮樂矣後世校官弟子豈能望

清光乎

楊終年十三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顯宗時

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後漢楊終傳

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累徵後漢荀爽鍾陳列傳

建初五年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

車將親覽問焉其以巖穴為先勿取浮華後漢章帝紀

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之士各一人夏五月辛卯初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

長相秋七月辛亥詔以上林池籓田賦與貧人同上

永元六年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朕將悉聽焉帝乃親

臨策問選補郎吏後漢和帝紀

永元十三年正月丁丑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

充其官

永元十三年丙辰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眾劇東修良吏進

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

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並同上

永初元年三月癸酉日有食之詔公卿內外眾官郡國守相舉賢良

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後漢安帝紀

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太將軍鄧騭舉後漢魯恭傳

萬木草堂叢書

永初五年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眾卓異者并遣公車朕將親覽焉

後漢安帝紀

永初六年王子詔三府選掾屬高第能惠利牧養者各五人光祿勳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補令長丞尉

同

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顯傳學業諸儒稱之

後漢書楊震傳

建光元年己巳令公卿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賜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穀人三斛

後漢安帝紀

延光二年八月庚午初令三署郎通達經術任牧民者視事三歲以上皆得察舉

同

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

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

後漢順帝紀

閏月丁亥令諸以詔除為郎四十以上課試如孝廉科者得參廉選歲舉一人

同

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者儒年六十以上為郡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

後漢左雄傳

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同

二年辛酉除京師者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補郎舍人及諸王國郎

後漢順帝紀

辛亥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同

宋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

後漢儒林傳宋登

蔡玄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後漢儒林傳蔡玄

二月丙辰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能探頤索隱者各一人後漢順帝

選遣入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後漢張皓傳

庚戌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修道士各一人後漢沖帝

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

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當以次賞進後漢質帝紀

建和元年詔大將軍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後漢桓帝紀

建和元年又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至孝篤行之士各一人

建和三年六月庚子詔大將軍三公特進侯其與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永興二年癸卯京師地震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延熹八年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並同上

典少篤行隱約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建和初四府表薦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後漢趙典傳

長好經學博通書傳以尚書教授舉孝廉後漢寒朗傳

建寧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及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又故刺史二千石清高有遺惠為眾所歸者皆詣公車後漢靈帝紀

靈帝初代周景為太尉矩再為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與州郡

交通後漢循吏列傳劉矩

熹平五年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

郎郡國文學吏後漢靈帝紀

初平四年九月甲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後漢獻帝紀

右漢武後崇尙儒術盛行孔子選舉之制

初上年二十九廼得太子甚喜為立祿使東方朔枚臯作祿祝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漢書武帝五子傳

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有詔掖廷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

操行節儉慈仁愛人漢書孝宣皇帝紀

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

於前平成聖德後漢桓榮傳

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上數

嗟嘆憲王曰真我子也漢書宣元六王傳

宣帝即位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漢書孝元皇帝紀

元帝即位帝為太子壯好經書漢書孝成皇帝紀

光武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後漢光武帝紀

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後漢宗室四王三侯列傳

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並同上

順陽懷侯嘉興伯升俱學長安習尙書春秋並同上

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後漢光武十王列傳

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同上

明帝十歲能通春秋後漢明帝紀

明帝師事桓榮學通尙書同上

章帝好儒術後漢章帝紀

長安侯祐能通詩論篤學樂古後漢安帝紀

右漢世帝者及諸侯王皆受經通儒術

馬皇后能誦易好讀春秋後漢馬皇后紀

皇后通經孔學於是大盛

鄧皇后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

居家之事後漢鄧皇后紀

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晝省王政夜則誦讀

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廼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

五十餘人詣東觀記讎校傳記同上

馬鄧二后皆深於經學儼如諸生

梁皇后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後漢梁皇后紀

右兩漢帝者及諸侯王皆受經通儒術皇后附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

焉廼立梁巨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漢書孝宣皇帝紀

秋八月乙卯晦日有蝕之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

求遺書於天下同上

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巨易自宣帝時善梁巨氏說元帝好

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

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漢書

韋賢傳

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漢書劉向傳

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廼罷肅宗親臨稱制如

石渠故事後漢儒林傳

白虎通義集今學之大成傳至於今可為瓊寶

終又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後漢楊終列傳

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侍召與其議後漢魯恭傳

美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白虎殿後漢孝明八王列傳

李育少習公羊春秋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

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後漢儒林傳

國王及諸儒同論經義當與石渠為儒宗二大會

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

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門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

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後漢章帝紀

永和四年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

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後漢安帝紀

右兩漢帝者屢詔諸儒評定五經以一學術

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

梁父禮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

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漢書郊祀志

侍中是漢官而皮弁縉紳皆用孔制矣

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等議天地牲角繭栗史記武帝本紀

是孔子之制諸人皆儒者故也

建章宮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

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史記滑稽列傳

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史記酷吏列傳

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

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然後教化可

興漢書食貨志

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鹽鐵論

刺復

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廷舒六藝之諷

論太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辭鹽鐵論

論雜

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
燥斌斌然斯可謂弘博之君子矣九江祝生奮出路之勇推史魚之
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上同

賢良文學皆七十子後學皆能據儒術以折時率直節譽羣才
汙汙無敗類者人才之盛極矣今對策欲求一人明道言事不可
得何古今相去之遠哉

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漢書食貨志

泰山

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歐旌頭劔挺墮首垂泥中刃鄉乘輿
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

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
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
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太中大夫
給事中至少府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
為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孰專行京房法琅邪
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廼使其
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為少府漢書儒林傳
儒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後漢儒林傳
儒術能行之故由此兩漢書尙可攷其故

江博士復死廼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
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廼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
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漢書儒林傳

戴憑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
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
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卽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
善之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後漢儒林傳
時侍中賈逵薦丕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
侍中賈逵尙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後漢魯恭傳

右兩漢廷議多召儒生

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

夫子史記孔子世家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呂
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傳其太
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申公恥之
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

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
不傳蘭陵王臧旣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卽位
臧廼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
綰爲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
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
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
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
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寶太后好老子言不
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
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
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至東海太守
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爲膠東內
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

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申公史記儒林傳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實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圜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圜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卽位復以賢良方正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爲今上博士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旣通尙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兒寬爲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張生亦爲博士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

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傅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

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

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卽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並同上

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漢書孝武本紀

諸教進用者罷斥故無人再從異教者

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漢書董仲舒

大業一統于董子故為羣儒首此漢高之韓信藝祖之曹彬明祖之徐達也故論功作配應以董子充四配之列

胡母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史記儒林列傳

傳經諸大儒天下學術所自出皆博士之學也

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

補廷尉史

史記酷吏列傳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

史記平津侯列傳

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

史記酷吏列傳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

史記滑稽列傳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

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

風鄉射鄒嶧

史記太史公自序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傳

同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

漢書儒林傳

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邱賀繇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

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廼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

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梁邱賀從大中大夫京房受易

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讎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讎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為會稽太守禹至

丞相禹授淮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為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琅邪邴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

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張為博士至

楊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
夫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

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爲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歐陽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授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
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尙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
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
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
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卽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
死官屬卽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絜著可以自成
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
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尙書世有歐陽氏學
林尊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

陳翁生

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
楚國龔勝崇爲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
黨鮑宣普爲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衆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尙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
勝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
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尙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爲最

高

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爲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
傳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

商善爲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
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爲政事齊炅欽幼卿爲文學王

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爲博士徒衆尤盛
張山坵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爲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爲城陽內史倉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爲騎都尉自有傳寬中有儒材以博士授太子

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章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式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

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詩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

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握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欵者已蓋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

張生唐生褚生皆爲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爲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爲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爲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

后蒼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

蕭望之匡衡奉為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

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旂君穎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事理高密太傅

家世傳業

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

徒眾尤盛

趙子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

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

食生為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士豐部刺史由

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賁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

徒眾尤盛

孟卿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

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

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

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旂

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

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

之學

嚴彭祖與顏安樂俱事陸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

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

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廉直不事權貴或

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

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

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為元帝

少府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為荊州刺史文東平太

傅徒眾尤盛

顏安樂家貧為學精力授淮陽冷豐次君淄川任公公為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始貢禹事羸公成於睦孟至御史大夫疏廣事孟卿至太子太傅廣授琅邪筦路路為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為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為大司農

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為郡守九卿徒眾尤盛武帝時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睦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

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人出以齊精學其祖國雖舍而學其蔡千秋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迺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太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為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尤盛並同上

凡儒林傳授經諸儒皆孔教也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漢書杜周傳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漢書朱買臣傳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

補南昌尉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中大夫董

仲舒受春秋

漢書吾丘壽王傳

云徹字幼儒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博士

漢書楊胡朱梅

傳云

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

同亦並內傳宋中頂王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巨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

漢書陳湯傳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

漢書雋不疑傳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

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

漢書兩龔傳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

漢書薛廣

德傳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守東州丞

漢書鮑宣

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

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

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紀遂王恩齊則薛方子容大

原則郟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飭

行顯名於世

王莽居攝郭欽蔣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齊栗融

容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並同上

是以搯仲舒別向歆傳載陸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

事訖於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于篇漢書五行傳

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

治穀梁春秋數其齟齬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

春秋意亦已乖矣同上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史記張丞相傳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好讀書明

於詩論語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並同上

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漢書馮奉世傳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

皆明漢書翼奉傳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漢書李尋傳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漢書韓延壽傳

做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漢書張敞傳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為郡文學以孝廉為郎漢書蓋寬饒傳

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同上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漢書夏侯始昌傳

族子勝亦以儒顯名

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

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報師傳

之恩儒者以為榮

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

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

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潁門名經

為議郎博士

並同上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

漢書司馬相如傳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

漢書

蒯伍江息夫傳

諸葛豐字少季琅琊人也以明經為郡文學

漢書諸葛豐傳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以明經為郡吏

漢書孫寶傳

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

漢書朱博傳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為官

漢書循吏列傳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為郎

同上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

史記龜策列傳

武詣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為郎

漢書何武傳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

漢書王嘉傳

漢興文學既缺時亦草創承秦之制後稍改定參稽六經近於雅正

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之正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故撰

輿服著之於篇以觀古今損益之義云

後漢書輿服志

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

後漢齊王縝傳

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

後漢鄧禹傳

鄧弘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諸儒多歸附之

同上

賈復少好學習尚書

後漢賈復傳

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

剽甲兵敦儒學

賈宗兼通儒術

並同上

祭遵少好經書

後漢祭遵傳

祭彤從帝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

之室吾之禦侮也

同上

祐為人質直尚儒學

後漢朱祐傳

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為公帝即施行又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上

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後漢馬

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厯算究極師法稱為通儒後漢卓

魯恭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後漢魯

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遂杜絕交游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知之而不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名儒同

湛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太傅別自名學後漢伏

杜詩上疏薦湛曰臣前為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同

霸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後漢侯

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交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後漢韋

長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王莽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後漢

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後漢鮑

竟以明易為博士講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後漢蘇

郎顛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志凶常賣卜自奉安帝徵之對策為諸儒表後漢

林從張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後漢杜

北海周澤琅邪承宮並海內大儒後漢樊

萬木草堂叢書

初儻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

人同

準少勵志行修儒術

後漢樊準傳

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

後漢承宮傳

衍子豹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

後漢馮衍傳

統子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

與論議寵幸莫比

後漢梁統傳

松弟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弱冠能教授

同上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為博士

後漢曹褒傳

玄自遊學十餘年廼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

後漢鄭玄傳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

丘易老子教授後生

後漢范升傳

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

後漢鄭范陳賈張列傳

霸子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

黨夙儒偕造門焉

後漢張霸傳

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

後漢桓榮傳

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

後漢丁鴻傳

馮緄少學春秋

後漢馮緄傳

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

後漢班彪傳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書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

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眾不以才

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

後漢班固傳

暉卒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

後漢朱暉傳

宋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

後漢書宋均傳

爰延字季平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

後漢爰延傳

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後漢王充傳

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後漢姜肱傳

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後漢楊震傳

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怒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

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並同上

球少涉儒學後漢陳球傳

詡為朝歌長始到謁太守馬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耶後漢虞詡傳

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後漢張衡傳

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後漢馬融傳

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同上

周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後漢周舉傳

荀淑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為俗儒所非後漢荀淑列傳

爽字慈明一名諳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爽以著述為事遂稱為碩儒並同上

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為折中後漢延篤傳

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後漢盧植傳

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圍常聞諷誦之音竒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後漢吳祐傳

李恂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後漢李恂傳

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後漢皇甫規傳

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後漢郭太傳

劉寵父丕博學號為通儒後漢循吏傳

王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

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並同上

劉淑少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後漢黨錮傳

魏郎從博士卻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同上

李章習嚴氏春秋經明教授後漢酷吏傳

黃昌本出孤微居近學宮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

同上

李邵父頡以儒學稱後漢方術傳

劉昆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

操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

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

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為光祿勳迺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

餘人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後漢書儒林傳

洼丹字子玉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眾數百

人建武初為博士十一年為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易家宗之稱為

大儒時中山鮎陽鴻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稱門徒千人

任安字定祖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

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聞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

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建安七年卒於家

楊政字子行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

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齊黃巾賊張曼成里訓誅錄不詳

張興習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為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

司徒馮勤府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

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
孫期習京氏易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壘畔以追之里落花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

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敘入世皆為博士

曹曾字伯山從敘受尚書門徒三千人

牟長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祖建武二年特辟拜博士諸生講

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子紆隱居教授門生千人

宋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

尹敏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

周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

孔僖與崔篆孫駟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校書東觀子季彥守其

家業門徒數百人

楊倫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

高詡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詡以父任為郎世傳魯詩光武即位

徵為博士

包咸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

魏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

任末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

景鸞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

薛漢世習韓詩教授常數百人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

杜撫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教授弟子千餘人

召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

楊仁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拜什加令寬惠為政勸課掾史弟子悉

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

千餘頃

趙曄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時山陽張匡亦習韓詩作章句董鈞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永平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為通儒常教授門生百餘人

丁恭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為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為大儒

周澤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孫堪明經學有志操

鍾典從丁恭受嚴氏春秋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受章句

甄宇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傳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講

授常數百人

樓望少習嚴氏春秋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

程會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

張玄少習顏氏春秋兼通數家法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

何伏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

右兩漢學人皆從儒教

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

開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
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
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
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
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
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
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
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同上
孝文帝末年以廬江文翁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是
時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後學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學選
吏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學
徒麟萃蜀學比於齊魯巴漢亦立文學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國皆
立文學因翁倡其教蜀為之始也華陽國志卷三

德為南陽太守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時郡學

久廢德乃修起橫舍備俎豆黻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

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後漢鮑永傳

均以父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

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

絕淫祀人皆安之後漢宋均列傳

伏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無子以恭為後

少傳黯學以任為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

青州舉為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

不輟由是北州為伏氏學後漢儒林傳伏恭

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

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後漢祭遵傳

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義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

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後漢李忠傳

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典

立學校以獎進之後漢樂巴傳

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

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後漢循吏傳衛颯

又駭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

之道延乃移書屬縣乃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

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

者二千餘人後漢循吏任延傳

又遣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

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上同

光武中興錫光為交阯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為冠履初設

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後漢南蠻西南夷列傳

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後漢左雄傳

劉寬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温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

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

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

輒引學宮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

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後漢劉寬傳

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

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

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後漢循吏傳秦彭

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為設喪紀

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後漢循吏傳許荆

迺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

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後漢文苑傳劉梁

猶今築書院也于時儒教大行於邊遠

自建武以後羣儒修業開按圖緯漢之宰相當出坤鄉於是司徒李

公屢登七政太傅子堅奕世論道其珪璋瑚璉之器則陳伯臺李季

子陳申伯之徒文秀璋暉其州牧郡守冠蓋相繼如西州為盛蓋濟

濟焉華陽國志卷二

成都縣郡治有十二鄉五部尉漢戶七萬晉三萬七千名難治時廣

漢馮顥為令而太守京兆劉宣不奉法顥奏免之立文學學徒八百

人實戶口萬八千華陽國志卷三

章帝時蜀郡王阜為益州太守治化尤異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

露降白鳥始興文學漸遷其俗華陽國志卷四

明章之世毋斂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漸庠序乃遠從汝南許

叔重受五經又事應世叔學圖緯通三才還以教授於是南域始有

學焉珍以經術選用歷尚書丞郎荊州刺史而世叔為司隸校尉師

主並顯平夷同上

張霸字伯饒諡曰文父成都人也年數歲以知禮義諸生孫林劉固

段著等宗之移家其宇下啟母求就師學母憐其稚曰饒能故字伯

饒也為會稽太守撥亂興治立文學學徒以千數風教大行道路但

聞誦聲百姓歌詠之致達名士顧奉公孫松畢海胡母官萬虞先王

演李根皆至大位在郡十年以有道徵華陽國志卷十

右兩漢郡吏皆以儒術化民

門人南海康同勲 番禺羅潤楠初校

門人東莞葉衍華 番禺王覺任覆校

孔子改制考卷二十一終

門人東莞張伯楨再校

卷二十一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門人東萊

